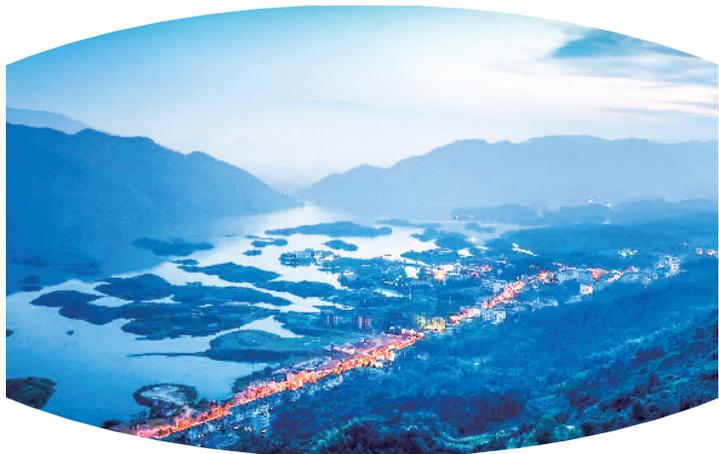


有滋有味·

夜色五岳湖

陈茂声



深秋,陪同文友去一个小山村采风,返程时已是夜幕降临。文友舒畅的心情似乎意犹未尽,兴奋中将车开到一个叫“五岳同源”的饭庄给予款待,让我们体验一下湖光山色的夜景。

“五岳同源”座落在五岳湖的东岸,依山傍水,亭台楼阁因势而建,古朴典雅,新颖别致,如同镶嵌在山水之间的一颗珍珠,是休闲娱乐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五岳湖位于光山县西南部,是20世纪七十年代初修建的总库容1.2亿立方米的人工湖,当地人称五岳水库。提到五岳水库,还有我的一份功劳,曾经为修建水库流过汗水。然而,建成后从未光顾过,不知道蓄水后的样子。多年后重返战天斗地的地方,当年红旗招展、劳动号子声震天的场面,已被青山环绕、秀色可餐的一湖碧水所覆盖,让我像是初来乍

到的陌生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弃车独自徜徉在湖边的山道上,随心所欲地走。湖边,泛红的枫叶、婆娑的翠竹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幽长的碎石小道旁,不同的花卉在尽力彰显着凋零前最后的美。除了美食客,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偶有鸟儿扑楞扑楞的飞翔,打破夜的宁静。融入这雅静,阵阵微风迎面吹来,舒适、惬意,疲惫瞬间脱离了躯体,一种别致的感觉油然而生。沉浸于迷人的景致中,似乎忘记了自己,不由自主地沿着湖边的小路走出很远。

如果说白天的五岳湖像一个文静秀丽的女子,劲展秀姿;夜间,五岳湖更像一个腼腆羞涩的少妇,娇柔体贴,轻轻抚慰我躁动的心灵。坐在湖畔靠水一侧的楼阁边,眼前湖面如镜,窗外一轮圆月挂在空中,毫不吝惜地挥洒着

皎洁的光,淡淡的月光飘了进来,清明而柔和。凝视平静的湖面像一块无瑕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投一枚小石子,湖水就像我此时的心情,漾起一圈圈涟漪。微波涌动中,繁星照耀下的湖面如无数盏吊灯在摇晃,连自己的影子也被波浪摇得起伏不定,带给我无尽的遐想。正是因为有了静中的动,才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远处,水气如青纱帐,将湖面包裹得如烟如雾,严严实实,使山水连成一片,浑然一体,是那样亲密无间。“江枫渔火”星星点点,如玉盘上镶嵌的钻石,隐隐约约,时隐时现,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颇具意味。环湖的山泼墨一般,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形态各异,琢磨不透。不知是谁给她取了一个“五岳”的名字,这夜色的湖就像中华大地上“五岳”山水的缩小版一样,让人在朦胧中感受另一番韵味。正因有了山与水的相偎相依,才有了五岳湖的丰满,假如没有山,这绕山的水就会单薄,没有水,这环湖的山就会缺少生机。恍惚间,我分不清哪是山,哪是水,哪是夜空。

湖风轻轻拂动我的发丝,波浪轻轻地拍打着湖岸,此时的心如同微波泛起层层涟漪的湖面,有一种人景自愉的美。独自享受着这份宁静,我的心如湖水,平静而悠然,坦淡了许多。

淡淡的月光,隐约的山峦,秋风吹皱的湖水,还有琼浆、佳肴……有些难以把持自己,不知不觉中,几杯老酒下肚,已醉在五岳湖的夜色里。

诗品时空·

长歌吟

吕桂荣

我不知道
我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去见你
战国的烟火太过遥远
那沾血的马蹄声
扰乱了我的视线

秦时的明月
在酒肆里飘荡
五陵年少

沉迷于胡姬的歌声里醉了千年

是谁,在溪亭日暮里
让那惊起的鸥鹭
在时光上空盘旋

伸出手
触摸到的
是夜深千帐灯的苍凉。
还有那低低的轻叹

我丰盈的生命
深情的凝望着这血泪流淌的长河
长歌当哭
为一个无法回头的灵魂
婉约成那枝头的瘦菊
岁岁年年

七律·清明

吕桂荣

庭深转入影入机,
马上诗成未得归。
鱼跃好风侵幔小,
柳垂闲梦傍林微。
荒城孤馆人愁坐,
故市高空粉乱飞。
几处笛声轻雨外,
裁诗漠漠问何为。

妙笔人生·

2018年末岁尾,农历腊月初十,清晨还在睡梦中接到妈的电话,说老家的大哥走了。一想到大哥,与大哥相关的记忆就过电影般扑面而来。

大哥其实是老家自家的一位老人,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年岁,想来应该七十有余,年长我许多,他身量矮小,背也驼的厉害,但为人热情,总是称呼我“老姑娘”(在我老家这是对小妹的称呼)“俺老妹儿”,淳朴的乡音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因为年龄的差距,早年我与大哥并无交集,农人们的家长里短,田里屋外都经由我的父母与其联系,且大哥的3个子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各自成家立业。所以,很早大哥和大嫂就离家到了信阳的二道牌菜市场附近谋生,具体做些什么,我已没有记忆。之所以还模糊记得这样一段往事,是因为当年我和三哥(大哥的弟弟)参加自学考试时,曾经在大哥租住的这个地方借宿过。当时是隆冬时节,我和三哥分属不同的考点,为稳妥起见,三哥还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头天就去我们各自的考点走一遍,中午三哥还在一个小巷子里请我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这是我和大哥最初的交集。

往后十几年的时间,我因为求学和

大哥

罗正敏

工作的缘故,和大哥甚至于连照面都没打几回。即使见面也只是在过年时偶回老家,见了就匆匆寒暄几句、互为问候,并未专程。

和大哥真正联系密集起来,始于我父亲的离世。2013年正月十八,年后开学第一天,随着救护车呼叫着驶向我的老家,人丁稀少的老家已聚集了整个村庄留守的人们,父亲衰退的生命体征正一点点减弱直至终了,忙碌的人群,悲伤的哭声混成一团,大哥在忙碌中来来往往,及至下午,寿衣、棺木、人员等全部就位,大哥的重要性就在那时显现了。以我们老家的丧葬风俗需报庙、取水、选地,大哥一趟趟来来回回,及至擦洗、穿衣等一应丧葬、入殓事宜皆有大哥主持有序进行。彼时,大哥为邻里、为亲友如此这般,今日,这人生终结最为隆重的仪式又有谁为他主持呢?

父亲入土前的最后一夜冷雨淅淅,凌晨三四点那样,年迈的大哥领着我们

姊妹兄弟冒雨,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着黑最后一次报庙,大哥说,此时呼唤,你父亲在奈何桥的那端尚可最后一瞥尘世的亲人。隔着空茫茫的暗夜,我凄厉的呼喊划破了夜的寂静。这些仪式的完结,我也由对大哥的感激进而转化为依赖,因为父亲的离去使我对生死之事变得无限虔诚,所以,后来的头三、头七等诸多事宜我必询问大哥,甚至父亲坟前栽种的松柏,经由他的指导、确认,我才安心。

此后,时间按着既定的规律一路向前,为了答谢大哥,我和弟弟持薄礼登门致谢,只是不巧,彼时大哥大嫂已至县城东关,大哥日日做着收购废品的小生意,大嫂陪伴在侧照顾生活起居。又一年春节,我和弟弟再去看望二老,他们极为高兴,不住地关切问候我的母亲,操心我弟弟的婚事,这一切不能不令我心生感激。再后来,学校办公室经常有废品,我便为大哥联系收购,请门卫师傅放学后给予进出的方便,也和同

事们说这是我老家的大哥,讲我们之间的情意,他们也都会意,多有照顾。及至去年,大哥生病后已回老家,还有同事清理办公室时,询问他的电话。每回大哥来,我总是悄悄地塞给他一盒或两盒普通的香烟,虽然普通,但却是我发自内心的答谢!

最后一次见大哥,是今秋我弟弟九月初八在黄都宾馆举行结婚庆典那天,之前电话邀请的时候,大哥高兴异常,无限感慨地说:“老姑娘,我终于等到老弟结婚这一天了,俺华叔不在了,这下俺小娘(即我妈)任务算交掉了,那天我和你大嫂一定去!”遗憾的是,那天人多,只是简单招呼一下大哥,没想到,竟是永诀。

茫茫人世,每人不过是飘叶一枚、尘埃一粒、人与人之间或兀自孤寂或温暖他人的一切,最终能否被他人所知,都未为可知。而身处底层的人,最能体察人情的冷暖。所有的这些温暖的记忆,也锻造了我生命中真善美的品性。今日大哥不在,从今以后那呼喊“老姑娘”的亲切声音,那温暖的驼背老人都将消失于无形,但大哥曾经给予过的温暖,将永远留在记忆中。

谨以此,为大哥送行,愿大哥一路走好!